

医事略传与学术思想

我的从医之路

彭景星

学 医

我 1930 年生于应城邑北一个中医世家。家父彭碧山是位“不第秀才”，一辈子行医。20 年代，曾在附近小镇新河口开设“永寿堂”诊所，在地方小有名气。家父博览医书，独宗仲景之学，是一位标准的“经方派”医生。当我求学之年，正值日寇入侵，学校关闭，只得随家父读了一些“人之初”、“学而时习之”之类的书籍。15 岁后即改读医书，在父亲指导下诵读《药性赋》、《伤寒论》、《医宗金鉴》等。家父是位“八股”先生，对我用“头悬梁、锥刺股”的模式教育，要求在掌握经典著作的基础上，再涉猎各家学说。对每位就诊者要先印证经文，然后立方遣药，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。开始读医书甚感枯燥，加之文化水平低，确实困难重重。随着时间推移，书读多了，殊觉左右逢源，渐渐产生学医兴趣。几十年来，寒暑无间，即使早年身罹活动性肺结核、肝硬化等多种疾病，亦未停止学习。

我长期工作于基层，卫生所由三四个人组成，每人都得是“全科医生”，内、外、妇、儿科都要能接诊，中、西药都要会处方。象我这个没经过系统学习的人，要胜任如此繁杂的业务，确实力不从心，唯一的办法就是自学。然而，自学中医多花点时间还可以，但自学现代医学基本理论困难就大了，且连

教材也没有，靠借书来抄，其艰辛程度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。“学问是经验的积累，才能是刻苦的忍耐”。我行医一辈子，也就这样持之以恒地学了一辈子。我在整个学医过程中，虽未能三折其股，实堪称九年面壁。

家父在长期临床实践中，深感经方的局限性，因而对王孟英十分崇拜。我致力于王氏之学，虽源于家学，后来有赖陈道昭先生指点。陈老知识渊博，治学严谨，学术造诣精深，服膺王孟英之学，善治时病。在与其交往的 30 多年中，特别是整理《陈道昭医案》的过程中，他将多年摸索积累的临证心得，毫无保留地教给我，使我学习和临床走了不少捷径，受益匪浅。

我于 1983 年退休，理应颐养天年，因多年积习难改，除接诊病人外，仍忙于读书，诚有“道也者，不可须臾离也”之感。20 多年来，又阅读大量医学书籍，并订阅《中医杂志》、《中国中医药报》、《健康报》等专业刊物，及时更新知识，开阔视野，力求与时俱进。

行 医

1951 年秋，家父病逝，当时我已初步掌握中医诊病要领，故继承父业，悬壶乡里。终因年纪太轻，求诊者寥寥无几。邻妇陈某，因夫妻口角而自缢，解救复苏后，常感头痛，且面赤太息，每于午后神昏谵语，四肢抽搐，口噤不语。历时 1 周，多方治疗不效。余怀着好奇的心理，自荐前往诊视。观其脉症，系因郁怒肝气逆升之象，颇合《内经》“大怒则形气绝，而血菀于上”之义，遂用张锡纯之镇肝熄风汤加减。服药 1 剂，诸症大减，再剂即愈。从此名噪乡里，求诊者日增。

1950 年秋，县卫生科组织开业医生甄别考试，获临时中医师开业执照，继续悬壶乡里。1953 年由县卫生科送孝感行署卫生学校中医进修班学习西医半年。1954 年夏，调陈河区典集乡防汛救灾，并组建灾区卫生站。1956 年元月，全县统一组织联合诊所，先在古峰乡任医师，秋季调杨河区卫协会任主任，并转为国家正式干部。1957 年考入湖北省中医进修学校第一届师资班。由于原来对四部医学经典已用过一番苦功，再经为期一年的学习，为后来业务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。结业后本已留校任教，因极左思潮影响未遂，继续回杨河工作。

在杨河工作期间，先后在辖区的古峰、合阜、田店、姜店、店坡等卫生所工作，其中在店坡工作达 16 年之久，足迹遍布山区林间小道和大小村庄，与当地群众结下深厚情谊。该所是 1963 年新设立的，位置偏僻，交通不便，业务萧条。我于 1964 年春调入后，治愈了几例危急重症，初步改变了当地人们对卫生所的蔑视。

是年冬季麻疹大流行，当地多数患儿去田店、巡检等大医院，因疗效欠佳，少数患儿回来诊治。我发挥中医优势，辨证施治，比西药疗程短、费用低，且并发症少。后来，连续治愈了一些疑难重症，在地方产生较大影响，所里业务随之兴旺起来。

我的专业水平在当地有一定影响，由于家庭出身不好，“文革”期间，造反派曾一度不允许看病，下放到张董办点、侯新生产队劳动。即使在诊所看病，也给我加上发药、收费、管伙食等一大堆事务。特别痛心的是将个人珍藏的大量医书及读书笔记抄焚，并将我当时向国家中医顾问秦伯未通函请教一事，谓与反动资产阶级“黑帮”有勾结，弄得不能脱身。

十一届三中全会后，我调往巡检卫生院，工作生活条件大大改善，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、晋升了中级职称，并当选为镇人大代表。1982 年县中医院成立，我作为技术骨干调中医院工作。中医院比基层条件优越，我得以潜心于治病、教学、科研之中，工作业绩有了新的突破。在长期临床实践中，我悉心收集临证心得，凭借中医这一优势，不仅对常见病、多发病的治疗得心应手，对现代医学疗效欠佳之疑难杂症亦屡起沉疴。

1985 年春，一女中学生患右侧化脓性膝关节炎，患处红肿而痛，既碍屈伸，更难站立，只能依杖跛行数步。因多处医治无效而休学，其胞兄乞余诊治。据脉症乃湿热内蕴，阻滞经络脉隧。由于病程日久，正气不足，形成气滞血瘀，本虚标实之证，先用清热利湿、疏通经络之药 10 余剂，肿痛大减，已能弃杖蹒跚而行。再服治本之剂月余而愈。后来考入高等学府，已成为光荣的人民教师。

治疑难重症要敢担风险，力争从“死神”手里夺回生命。1994 年，城北有个姓黄的女孩，正值豆蔻年华，渐渐出现四肢肌肉僵硬，手不能握，足不能履，口不能张，面色黧黑，卧床不起。诊为皮肤炎，辗转治疗 1 年不效，特来余处试治。考虑为燥热炽盛，肝肾亏损，血枯肝绝之“五痿”。精心治疗 6 月，服药 140 余剂而痊愈。现不仅重新上班，已成家育儿。其疗效之神奇，西医认为不可思议。

1985 年，黄滩李某，先是头痛眩晕，口渴，日饮水 9 公斤许，渐至肢体震颤，步态蹒跚，手眼共济失调。经武汉某医院 CT 确诊为脑垂体肿瘤，准备手术治疗，患者惧怕开颅而来诊。经中药治疗半月，口渴、多尿竟奇迹般消失。病人信心倍

增，再治疗 2 月余，诸症皆愈。续调理 2 月停药，再经 CT 复查，病灶消失，随访至今未复发。患者全家感激万分，赠锦匾一块，以示感谢。

类似的例子还有田店李某之肝癌、店坡张某之席汉氏综合征、龙集晏某之肢端肥大症、义河陶某之海绵窦炎并发热、城中杨某之小脑蚓部占位性病变、京山廖某之中枢性尿崩症、武汉吴某之精神分裂症等，不胜枚举。既挽救了患者生命，也展示了祖国医学的强大威力。

作为一名合格的医生，仅有过硬的技术是不够的，还应具备良好的医德。因为“一种美好的心情，比十副良药更能解除生理上的疲惫和痛楚”。尽管求诊者众，自己总是以饱满的热情、高度的责任心、和善的服务态度去认真热情接待每位病人。为了方便患者，特别是照顾老师、学生、工人就诊，我长期星期日不休息。即使休息时间，对来诊者亦有求必应。1992 年 10 月 1 日，一名八旬老翁从义河来诊，恰逢医院国庆休假，心情十分焦急。得知此事，我放下碗筷，直奔门诊为该患者凭脉看病。病人及家属激动得热泪盈眶。

经过不懈努力，我所创立的“中医疑难病专科”成为医院重点发展专科，为医院带来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。如今我已退居二线，我的学术经验继承人、么儿子彭慕斌及孙子彭应涛把该科的业务开展得有声有色，不但保持了科室原有特色，在某些方面还有发展和创新，在本地及周边县市声誉较高，每天门诊若市。看到自己毕生为之奋斗的事业后继有人，深感欣慰，我虽已 75 岁高龄，精力有限，仍每天坐诊半天，以满足新老病友的需求。

收 获

长期涉足医海，积累了一些经验，撰有较多医学论文。早在 1964~1965 年，读高等中医函授时，我就试撰“气郁病用药点滴”与“癫狂治验的启示”之文，为《辅导资料》刊用。可惜“文革”期间，万马齐喑，学术研究完全停滞。十一届三中全会后，党中央拨乱反正，落实中医政策，既改善了工作条件，还配备了中医学徒，我满怀激情投入到新的工作中。在完成繁重的临床、带教任务同时，结合临床开展科研活动，撰写了大量有价值的学术论文，先后在《中医杂志》、《上海中医药杂志》、《辽宁中医杂志》、《新中医》、《中医文献杂志》、《湖北中医杂志》及《中国中医药报》等刊物发表论文 50 余篇，并获应城市科技进步三等奖 1 项。其中在《中医杂志》上发表论文 7 篇，并参与该刊“更年期综合征证治”专题笔谈讨论（1987）；研究王孟英之学的“热痰治法初探”和“肝阳论治浅谈”2 篇论文，均被《辽宁中医杂志》刊于篇首，并赠《中国诗词名著鉴赏大辞典》以示感谢（1988）；治疗脑垂体肿瘤的处方，被选入《历代名中医肿瘤验方》一书（2000）；《中国中医药报》名医名方录专栏，对我的生平以及验方“加味桂枝茯苓丸”作了专题介绍（2001）；“《西溪书屋夜话录》浅绎”一文，被《中医文献杂志》名医书稿专栏分 4 期连载（2003）；长篇文稿“名医医案赏析”，已在《中国中医药报》学术版连续刊载（2004）。

作为一名医生，我做了一些应做的工作，各级党政部门给予很高评价。1979 年 8 月被推选为孝感地区“名老中医”，并

出席名老中医座谈会。1982 年被湖北中医学院聘请为高等中医函授兼职教师，历时 8 年，并评为“模范教师”。工作期间，多次被市委、市政府、市卫生局评为“先进工作者”、“先进知识分子”、“优秀共产党员”，退休留用期间又被评为“优秀退休干部”。我的事迹和作品，参加孝感市组织的“老有所为巡回展”，受到好评。市电视台的专题节目“应城人”，对我的业绩也作了报道。

我文化水平不高，没有上过正规大学，经过自学获得以上成绩，虽然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汗水，但内心喜悦无法形容。然而医术是终生学习的职业，医生终生是学生。今后若健康无病，我将继续钻研业务，不断更新知识，更好地为人民健康服务。“春蚕到死丝方尽，人到期颐亦不休，一息尚存须努力，留作青年好范畴”。这是吴玉章同志的诗句，我常用来勉励自己。今后我仍将以此为座右铭，继续为病患者服务，并搞好传、帮、带，为振兴中医、发展中医竭尽绵薄之力。

求古训新义 采众方精华

——彭景星学术思想简介

彭景星，生于 1930 年 9 月 16 日，湖北应城人。出生在中医世家，幼承庭训，20 岁悬壶乡里。1957 年毕业于湖北中医进修学校第二届师资班，1979 年被孝感地区卫生局批准为“名老中医”，并为其配备学术经验继承人。先生从医 60 载，精研歧黄，学验俱丰，在中医界享有较高声誉，其学术思想可概括为以下几点。

探索理论 注重实践

先生在家父碧山公督导下，研习经典，并临床侍诊，历时六载，得其真传。从《内经》、《难经》、《伤寒论》、《金匱要略》等经典入门，先后涉猎了历代各家学说。他重视理论学习，尤其是经典著作的研读，认为理论是中医学术的基石，发展的关键。既强调理论对临床的指导，又重视实践的重要性，主张早临床、多临床，在实践中领悟书本知识。先生现虽年逾古稀，仍每天坚持坐诊半天，病房会诊随叫随到，把看病当作学习实践的良好机会。他十分重视临床资料的积累，将保存的大量病例资料进行归纳总结，使之上升到理论，再指导实践，不断提高辨证论治水平。

先生漫步杏林长达 60 个春秋，融古训和新知于一体，反复探索，不断总结，逐步形成自己的临证特色。学术上恪守王孟英“人身气贵流行，百病皆因愆滞”的理论，治病重视调

气，服膺王氏“运枢机，通经络”、“以轻药愈重病”及治痰调肝诸观点，从而总结出一套得心应手的诊疗方法。临床擅长中医内科，兼通妇科，对温热病、时令病、痹证、胃脘痛、慢性肝炎、慢性盆腔炎、更年期综合征、月经周期性精神病、颅脑疾患及多种疑难杂症积有丰富经验。由于治学严谨，学术造诣精深，且勤于笔耕，先后在国家、省、地专业刊物发表论文 50 余篇。

集思广益 博采众长

先生博览群书，集众家之长，曾阅读喻嘉言、徐灵胎、张景岳、付青主、吴谦、林佩琴、李用粹、王旭高、张锡纯、张山雷及近贤蒲辅周、岳美中、朱良春、祝谌予、赵绍琴等名家著作。仅《伤寒论》除读日医汤本求真之《皇汉医学》外，还选读了柯、尤、丹波元简等 10 余家注释本，尤喜读经名家评注之《重订通俗伤寒论》、《重订广温热论》、《医案平议》等书。

先生对王孟英之学下过一番苦功。早在 50 年代初，就树立“法师仲景，方效士雄”之学术流派企望。他精研王氏之学，先由家严指引，后见历代医家对其评价甚高，从而确立了自己的研究方向。如张山雷有孟英“临证之轻奇，处方之熨贴，亘古几无敌手”、“窃愿普天下之习国医者，皆能从王案研究十年，断无不药到病除之理”；陆士谔谓其见证真确，用药灵巧，“读此案胜读名家医案多多矣”；岳美中教授亦谓“温病方面，叶、薛、吴、王四家，以王孟英著作为最好”。从这些贤达的赞许，足证其所傍学术流派之正确。数十年来，

对王孟英学术思想作了深入细致研究，曾反复阅读《潜斋医书五种》、《潜斋医书十四种》，如《温热经纬》及其医案中很多章节，至今仍能背诵。写有大量读书笔记、卡片，并将王氏常用方药，用表格归类统计，摸索其用药规律。撰有研究王氏论治“热痰”、“肝阳”、“血证”、“妇科”等病证的论文，以及“木热则流脂”、“重病有轻取之法”等临证心得体会共计 20 余篇，发表在各级医学刊物上。

先生推崇张锡纯师古而不泥古，注意实践，勇于创新的学术风格，曾将《医学衷中参西录》阅读数十遍。谓其方剂全系自订，即经方亦恒加变通，如麻黄汤加知母、桂枝汤作代粥法。因方剂切合实用，为探析其用药规律，将前三期 34 门、181 方，用表格归类研究。然王孟英投剂以轻灵见长，张锡纯则善用重药，两说颇多龃龉之处。先生临床每依王氏意稍加变通，如寒通汤有时以白茅根代知母、固冲汤以藕节代白术、寿胎丸辅加“养血清热而熄内风”之三青（王孟英方：桑叶、丝瓜络、竹茹）、活络效灵丹去混浊碍胃之乳香等，似较原方轻灵贴切。

此外，如杨栗山之治温 15 方、王清任之诸活血化瘀法、叶天士之用药清灵纯正、蒲辅周之善治温病、岳美中之辨用“专方”、朱良春之虫类药应用、颜德馨之“衡法”理论、姜春华之“截断”与“扭转”等无不采用，诚乃众善兼收。

辨证论治 与时俱进

先生认为辨证论治乃中医之精髓，吾辈应立足整体，保持特色。曾治陈某之咽腭溃疡、悬壅垂缺损，历时 4 年，迭经抗

癆、消炎及中药清热解毒泻火诸法不效。先生辨属肺胃湿热、郁遏化火、凝痰阻气所致。先以宣透气机，发散郁火之升降散合行气化痰之半夏厚朴汤加细辛、干姜等，服药 5 剂，溃疡面奇迹般地缩小。嗣后见余火未尽，阴凝尚存，又拟甘草泻心汤加枳实、细辛、鹿角霜等调治痊愈。针对本案先生反复告诫，临床思维不能受西医病名所左右，应透过现象看本质，提出“西医炎症 $\neq$ 火 + 火”的观点，得到同道广泛认可。

由于历史条件限制，中医药也存在诸多不足，需借助现代医学手段加以阐明。先生认为在学习中医理论的同时，应掌握一点现代医学基本知识，采用 MRI、CT、B 超、内窥镜、化验等将望诊延伸，力求辨证论治与时俱进。十分推崇章次公、祝谌予等近贤“辨证与辨病相结合”、“双重诊断、一重治疗”的观点。

先生重视现代药理研究成果。据通腑法可排除肠中代谢废物、改善血液循环、降低颅内压，具排毒护脑之功能。遂以升降散（蝉蜕、僵蚕、大黄、姜黄）代三化汤，治中风腑实证。该方熔清热通腑，降压护脑于一炉，且姜黄尚具降血脂、抗动脉粥样硬化之功，似较原方更贴切。现代学者研究肾阳虚患者，有下丘脑、垂体及三个靶腺轴不同程度之功能紊乱，且尿 17 羟皮质醇低下，而温肾药可调节之。据此将温补肾阳药用于肾病综合征、席汉氏综合征、甲状腺机能减退症的治疗。又如心衰用葶苈子、心律失常用苦参、颈椎病用葛根、美尼尔综合征用泽泻等，皆源于近年研究发现。

随着医学模式改变，疾病谱也随之更新，较多古人未言、古书未载之现代病，得靠医生之悟性来探求。如 1970 年 6~7 月，京、应边陲众多中青年女性，出现畏近日光、皮肤干热

闭经之症（后经调查证实系粗制毛壳棉籽油中毒）。先生从畏近日光悟及《金匱》“中喝”，以李氏清暑益气汤加减治疗，效果甚佳。又如“盆腔炎从痛论治”、“阳萎并非皆肾亏”等观点颇具新义，文章发表后一些学者来信咨询或交流。

处方轻便 用药轻灵

在诊疗工作中，先生总是问清病史、病因及临床症状，辨证施治。治病重视祛邪，所谓“陈莖去而胃肠洁，癥瘕尽而营卫昌”，但非滥用攻泻之品，旨在疏瀹气机，给病邪以出路。一些慢性病、久病，亦用扶正之剂大补气血，但在投补药之先主张展气豁痰以调肺胃。正如王孟英所谓“此关不清，虽予滋填培补之药，亦不能飞渡以行其药耶。”他处方简便，用药轻灵，所创制之新订三仁汤、加味桂枝茯苓丸、宣气涤痰汤、消癥散等，皆有较好疗效。

先生善用“复方”，且讲究一药多用。如半夏泻心汤主治寒热互结之“心下痞”，若兼胁痛吞酸，取左金丸意加吴茱萸；兼心下按之痛，取小陷胸汤意加瓜蒌；兼腹痛泄利，取戊己丸意加白芍、吴茱萸；兼脘痞呕恶，取连朴饮意加厚朴、菖蒲。又谓杏仁既可润肠，又能宣降肺气，便秘用之每获良效，与大剂厚朴同用治疗肠梗阻亦屡建奇功。

先生对单方、验方，只要验证有效，无不采用。他回忆60年代以马鞭草抗疟，有2位痢疾患者服之痊愈，从此常以此方治痢。由其指导配制的多种敷贴散，治遗尿、汗证、痛经等病疗效满意。先生联想丰富，老药新用，时有创新。如将妇科良药定坤丹用于肾阳不足之男科病、以妇科止带丸（完带

汤方) 治慢性脾虚泄泻等, 令人耳目一新。

先生长期工作于农村, 十分体贴农民疾苦, 处方用药以廉、验、便而深受群众欢迎。如以白茅根、车前草治尿血; 鲜荷叶、西瓜皮、绿豆清暑; 水牛角、小蓟根、藕节治鼻衄; 鲜丝瓜叶揉汁外涂治带状疱疹; 鲜蒲公英同红砂糖捣烂外敷治乳腺炎。这类物品农村俯拾即得, 在医生指导下就地取材, 不太富裕的农民兄弟非常欢迎。

名师指点 终身受益

先生之学术思想虽源于家学, 亦赖陈道昭 (1919 ~ 1988) 老师指点。陈老出生名门, 在堂兄弟中排行第六, 人们昵称“六先生”。他早年毕业于湖北国医专校, 亦系孝感地区“名老中医”, 知识渊博, 且有较高的学术素养。崇尚王孟英之学, 精通温病时病。1956 年先生调杨河工作, 经常请教问难于陈老, 从而结下不解之缘。先生以师事之, 而陈老极谦恭, 从不以师长自居。当陈老得知先生也崇尚王孟英之学, 对其关爱有加, 指出读王氏之书须兼读喻嘉言、徐灵胎、叶天士等著作。通过对上述名著的学习, 对王氏理论有了更加深刻认识。后来因工作需要, 先生调离杨河, 与陈老两地揆违, 只能找机会请教。陈老诲人不倦, 每次解答总是数小时。一次在县函授辅导站开会, 先生与陈老同睡地铺, 竟谈至凌晨 5 时方罢。陈老谓早年患湿温 (肠伤寒), 一艾姓名医予加味凉膈散服用, 下黑粪 10 余日方愈。先生当即举出杨栗山用该方连下 1 月而苏之例, 陈老点头称是, 赞先生读书多而细, 是不可多得的青年中医。

1980 年初，县卫生局组织抢救老中医学术经验，蒙陈老青睐，特指定彭氏整理。在整理过程中，先生得以系统聆听陈老学术思想及用药特色，收获甚多。历时 10 月，数易其稿，将《陈道昭医案》整理完毕。值得一提的是外传陈老口袋内有“秘方”之事，实系陈老将常用验方以纸片录下，折叠后装入口袋备用。该资料十分珍贵，大部分内容已录入医案一书，如先生常用之肝经气火方、五叶二花汤及飞龙夺命丹皆出于此。

陈老治病每多奇验，处方用药耐人寻味。如某妇病梅核气，先生用半夏厚朴汤疗效不显，致函请教陈老，他于方中以苏子易苏梗，复加贝母、郁金、枇杷叶等，复函指出“苏子滑利通下，降气消痰，为缪希雍顺气化痰之首选药”。陈老善于化裁古方，有时药有禁忌难贴切病情，只师其意而不泥其药。如小陷胸汤中瓜蒌有用皮、仁、根及全瓜蒌之别，半夏代以菖蒲或大贝。又如桂枝配青蒿宣透伏热、葛根配花粉清胃生津、桑枝祛风宁搐、绿茶清肝利胆等，皆为陈老之特识。凡此种种，不胜枚举。先生回忆在向陈老请教问难的过程中，无论学术经验，还是治学方法，诚受益匪浅。2004 年 1 月为陈老九十“冥寿”，先生特追述 30 年师生情谊以示缅怀。

理 论 探 讨